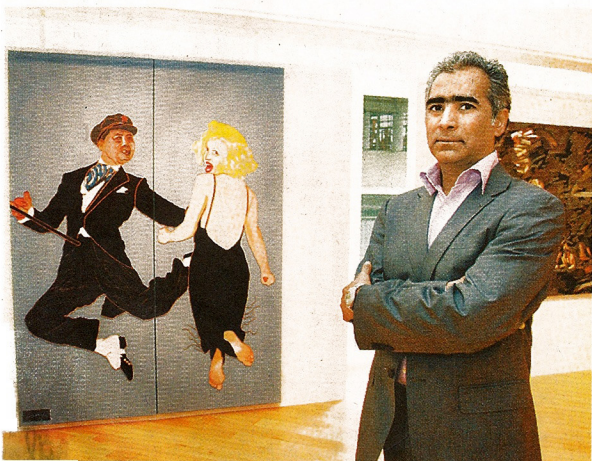


從泰戈爾家族看東方藝術問題



香港投資推廣署邀請Sundaram Tagore來港開畫廊

(何澤攝)

的時間裏觀察，往往都是雙向，而且錯綜複雜。例如印度獨立運動前後出現的印度現代藝術團體，一方面明顯見到來自西方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又有對本土身份的追求。

家族成員藝術成就

S泰戈爾的父親是Subho Tagore，是印度獨立運動時期一個重要的藝術組織「加以各答團體」(Calcutta Group)的始創人之一，是印度立體派的先行者。他的母親Arati是一位作家與歌星。

立體派是二十世紀初在歐洲興起的藝術實驗。S泰戈爾的父親可說是這種西方藝術實驗在印度的回應。然而，他們家族的另一位著名藝術家成員Abanindranath Tagore，則是另一位二十世紀早期的現代藝術團體核心人物，這個團體被稱為「孟加拉派」(Bengal School)，與印度獨立運動有關，一方面是當時的先鋒派，另一方面又充滿民族主義。如果你看Abanindranath的作品，會發覺十分印度。然而，這種風格的形成，卻是得到當時英國殖民政府中的藝

術行政人員推動。

單是從泰戈爾家族的兩位成員，已可以看見文化演變的錯綜複雜。然而，如果站到高地，從一個當代文化整體角度來看，雖然東方元素本身仍在繁衍，還在自我保護，同時對西方文化也構成一些影響，但因為本身缺乏一個新的、對應現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系統建構能力，於是往往只能暫時借助西方已經成形的當代藝術系統發展，變得自我面目模糊。

S泰戈爾出生在殖民時代，所受的訓練主要是在藝術策展方面。他本在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但因被Pace Wildenstein 藝廊邀請為總監，於是暫擱學業(有趣的是，Pace最近開進了北京，認為北京是香港與台灣的匯聚點。但S泰戈爾的畫廊則選擇了香港。據他說，主要是考慮到語言溝通的問題)。

此外，他也曾在威尼古根漢博物館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工作過，並當過紐約現代美術博物館、聯合國與新德里國家現代藝術館的顧問。被問到為何要自行創辦自己的畫廊，他答：「我們做的有點另類。雖然我們的資源不如大博物館，但我仍有足夠資金自己來做，不用事事要提交上理事會通過。」

缺失的環節

S泰戈爾畫廊的主打目標是審視西方與非西方文化之間意念的對話。他說，香港將會是其亞洲旗艦。他打算未來會帶一批香港藝術家到紐約展出作品，人數約在八至十五名之間，現在正在洽談中。

說到另類，也真是有點令人刮目相看。我從事新聞行業這

麼多年，政府的投資推廣處所引進的外資企業，在我印象中，畫廊這是首次。也許就因為泰戈爾家族這個名字，加上他們致力推動東西對話，結果吸引了投資推廣署高層，多次邀請S泰戈爾把畫廊開到香港。

不過，香港百多年來一直都華洋離處，並不缺乏中外對話以至合作的平台，問題是本土文化積層中有許多環節缺失，以至令本土文化像供血不足，有點蒼白。

這些缺失有來自大環境，也有來自香港自己。大環境，指的是前面提過的整個東方世界建構一個完整的新東方文化系統的能力。至於香港自身缺失的環節有許多，例如文化教育與深刻的傳統文化研究等。

在跟S泰戈爾對話中，他認為面對傳統有兩點須要注意：一是傳統不都是好的，現代化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陷，不可全盤吸收，面對兩者因此都必須保持擇善而後才固執的態度；二是須讓自己的思維有一個大空間，傳統不是靜止的，傳統像流水一樣會隨時間改變，所以，個人的思維也必須應對着來面對。他認為，兩者中，前者還容易一點，後者則十分考驗個人的修為。

不過，正如莊子《應帝王》篇裏的混沌，若勉強為面目模糊的混沌鑿上七竅，只會把混沌弄死了。本土文化亦然。

文化是一個社會裏大部分人整體表現的累積。如果這裏的人大部分都未對新世界做好充分準備，勉強穿鑿一些口號式的文化身份，那就是擺當助長，這個面目模糊的混沌還是無從開竅。

陳耀紅

東、西方文化的分野愈來愈像混沌，眼耳口鼻模糊一片。

印度與中國這兩個背負悠長文明歷史的古國，當要躋身當代藝術 (contemporary art) 世界時，由於當代藝術這個概念來自西方，故此，古國的有識之士在當代藝術這個屋簷下去觀察本國的當代藝術，不免會對自身身份與面目感到疑惑。

印度近代大文豪泰戈爾 (Robindranath Tagore) 的後人 Sundaram Tagore (下稱S泰戈爾)，以審視西方與非西方文化意念之間的對話為目標，在紐約成立了一家藝廊。過去兩年都曾多次參加過香港的藝術博覽會，最近還正式在香港開了一家分號。我對他說出對當代印度藝術面目模糊的感想時，他也同意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不過，他同時告訴我，他在1997年寫過一篇《面對東方：美國藝術家遇上印度》。文章介紹了印度、印度哲學、佛學禪修等對歐美現代與當代藝術家的影響。

然而，世界文化交流若放在一個較長

最難一句是sorry

林肯為美國人利用黑人做奴隸向黑人道歉、德國總理布蘭特為第二次大戰時希特拉和納粹屠殺猶太人向猶太人和以色列道歉、美國政府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錯待日本人把他們趕入集中營而向美籍日裔道歉、加拿大政府為錯待日本人和華人向兩裔加籍人道歉……這些都是近世知名的道歉，各有各的道德高度，相關國家與領導人因他們的道歉而得世界和歷史敬仰，道歉真是一宗化得來的事。

可現實不是這樣，現實是世人，不論是國家領導人、情侶配偶或所有普通人，能不道歉就死不道歉，例子太多了，較遠的有中國要求日本就侵華道歉，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日本就是不肯正式、正式地向國會通過向中國道歉，頂多由當朝首相含糊其詞地說說就算，實難以接受。最新的例子是中國官方和人民國有線新聞網絡CNN道歉，CNN道歉了，但中國官方和人民不接受，海外的中國人特別不接受，包圍CNN在紐約的總部

、新聞機構成為示威的對象、新聞機構成為新聞，都屬罕見。

每到中日關係敏感的日子，日本不肯向中國人民道歉一事就有人提，同時，中國現政府也沒有向人民道歉，所以也沒有要求日本一定要道歉的對等權利之說也有人提，日本人傷害中國人，應向中國人道歉，中國政府傷害中國人民，一樣要道歉，中國政府不向人民道歉，卻要日本道歉，不算理直氣壯。

CNN出言不遜得罪中國人，發放虛假消息，應該向中國人真誠道歉，而不是所做那樣把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分開來為主持人的失言開脫，這樣的道歉中國官民都不接受；同樣，也有人批評中國有雙重標準，中國官方媒介罵自己人或罵外國人用詞毒得多，罵連賴喇嘛如果溫和點，藏人的氣也會平和點，以CNN一役為例，非要得罪自己的一方道歉，也須反思應該向自己得罪過的人道歉？

人不肯道歉因為不認為自己錯，不肯讓對方佔上風，道歉即認錯，那麼對方可能提出苛刻的賠償，認錯令自己卑微屈辱抬不起頭等等。為形勢所逼，不道不道還須道，「Sorry咯，係我唔啱係我唔啱咯」令人一聽火起，更糟的是「如果我做了

什麼，說了什麼得罪了，我在這裏道歉」，他不清楚錯在哪裏，即沒錯，不得已這個道歉息事寧人，這叫道歉！同樣糟的是「我不應做這事，做了，我道歉，但如果當時不是因為……」報紙的道歉價例是錯在頭版，道歉啟事一方寸，放在不知什麼角落。

美國麻省醫學院退休教授Aaron Manzare 新書《On Apology》概括道歉應該是這樣的：「涉事雙方之一方，即過犯他人之一方，應為自己的過犯或對他方作出過傷害負責，向對方即受害的一方表達後悔、自責。涉事雙方可以是群體如家庭、公司、族裔、種族或國家之間。道歉可在公開或私下進行，文字、口頭甚至無言均可，旨在能表達出羞慚或罪疚、保證不再犯，並對被得罪的一方作出彌補。」以之作準，道歉得最好的不是克林頓、「顧客第九號」、服食類固醇的美國田徑女好手鍾斯，而是陳冠希。

金維宜

